

二胡 著

叶血梦景

下



内 容 简 介

明朝天启年间，皇帝昏庸无能，“阉党”专权横行，忠臣良将被害。“东林党”领袖杨涟首当其冲，生死未卜，其女杨敏惊惶出逃，又连遭追杀，侥幸碰上了威震武林的“血手人屠”闻人恨相救，偏又是其父的索命仇人。从此，这一对仇情交织的冤家儿女，就被莫测的命运扭合到了一起，不仅成了特殊的师徒关系，更身不由己地陷入了一连串险恶的江湖争斗风波——天下武林各派的大侠高手，不论是所谓“正道”的武当、少林，还是“公道”的天道帮，“邪道”的白莲教，以及“阉党”爪牙，“东厂”走狗，甚至还有做了“除奸御史”的杨敏的长兄杨敬……都出自不同的贪欲私利，欲将他二人诛之而后快！更有那关外的“金国虏人”，也趁乱而入，谋夺明朝江山……伴随着一场场惊心动魄的喋血较量，正义最终战胜了邪恶，他们的爱情也走出了梦幻迷茫，绽放出梅花般的高洁清香。

本书曾在《江门文艺》连载，深受读者欢迎。

ISBN 7-80607-703-0



9 787806 077030 >

ISBN7-80607-703-0

I·283 定价:50.00元(全二册)

景梦血染

下

二胡 著



珠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喋血梦影 / 二胡著. — 珠海: 珠海出版社, 2000.10

I. 喋... II. ①胡... ②胡... III. 长篇小说 - 武侠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50894 号

喋血梦影

著 者: ©二胡

策 划: 邝宇

责任编辑: 吕唯唯 蔡祖英

封面题签: 郁宏达

封面设计: 唯 唯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
电 话: 0756 - 2515348 邮政编码: 519001

地 址: 珠海市人民东路银桦新村 47 幢 A 座

印 刷: 广东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 × 1168mm 1/32

印 张: 31.125 字数: 700 千字

版 次: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

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 - 5000

ISBN 7 - 80607 - 703 - 0 / I · 283

定 价: 50.00 元 (全二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第二十四回 困兽疯狂

居然是这老疯子！闻人恨看着从桃林中走出的铁中英，也是一惊，眼前顿时闪过了铁中英与熊家三兄弟大战的情景，心中一下子涌出了许多疑问：范先生为何把这老疯子带在身边，难道他能完全控制这老疯子吗？

如果范先生能控制这老疯子，又为何见了他会如此害怕？

这老疯子直冲我走了过来，只怕是来者不善……

“铁中英！”范先生忽然叫了一声。

铁中英停下脚步，皱着眉头望向范先生。

“铁老英雄，天气正热，你是不是渴了啊。”范先生满脸带笑地说着，心中也是塞满了疑问：虽然铁中英疯了，但他却是“先天阴阳门”的掌门人，我决不能丢下不管。毕竟我的“大业”要想成功，还离不开“先天阴阳门”。再说铁中英疯了后居然武功大增，只要我能控制他，未必不是一件好事。

何况我已经找到了控制铁中英的法门，只要每隔三个时辰喂他一碗“宝丹”化成的茶水，他就十分听话，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只可惜他喝了茶水，过得半个时辰便要蒙头大睡，若不让他睡，他立刻便会疯性大发，连老夫也不认了。这一次老夫带着他同行，特地安排了黑三和老七照顾他，随时给他喂那“宝丹”化成的茶水，倒也无妨。但是茶水若不能及时送上，他定会撒疯，出手便要伤人。依眼前的情形看，他已经是发疯了，这说明黑三和老七并未给他喂上茶水。这两个狗奴才怎么如此胆大，明明知道铁中英醒了，却没有给他喂上茶水？

啊，铁中英疯了，就根本不认得老夫。他若是向老夫动手，这便如何是好？

老夫已被那血手人屠制住，使不出半点武功。铁中英果真要向老夫动手，老夫就只好束手待毙……

“是啊，铁老英雄，您老人家该喝茶了。”黑三点头哈腰地说道。他和老七不敢过于靠近铁中英，始终与铁中英隔着六七步远的距离，随时准备远远逃开。

“铁老英雄，您老人家这次只睡了半个时辰便醒了，小人们一时没来得及侍候，还望您老人家大人大量，不要见怪啊。”老七的这句话，既是说给铁中英听的，更是说给范先生听的。

其实铁中英早醒了是真，而他们来不及侍候，却是假的。

黑三、老七和隐藏在桃林里的众多好汉一样，一直密切关注着闻人恨和范先生的争斗，以至迟迟才发觉铁中英醒了过来，需要茶水侍候。

但这时黑三和老七已不愿将茶水送到铁中英的嘴边，二人害怕铁中英会在喝茶时大发脾气，伸手就要了他们的性命。

当然，如果范先生知道黑三和老七竟敢拒绝侍候铁中英，立刻便会二人加以严厉的惩罚。

可是，范先生已经落在了闻人恨手中，自身尚且不保，又怎么能惩罚不听命令的手下人呢？

上天也太过势利，见老夫倒了霉，居然落井下石，让这本应该昏睡两个多时辰的铁中英半个时辰就醒了过来。范先生心中叫苦不迭，脸上的笑意却更浓了：“铁老英雄，茶水最能解渴，我让人给你端上一碗浓浓的香茶，好不好？”

铁老爷爷，铁老祖宗，你可千万不能答应范先生啊。黑三和老七紧张地望着铁中英，只觉一颗心几乎从口中蹦了出来，大气也不敢喘出半声。

二人知道，只要铁中英答应了范先生，说一声好，那么端上

香茶的重任，就只能落在他们的肩膀上。

范先生固然是落在了闻人恨手中，但其他的众多“好汉”并未被闻人恨制住，那些“好汉”为了尽快让随时可能发疯的铁中英安静下来，自会毫不犹豫地逼迫黑三和老七尽职尽责。

“香茶？什么香茶？”铁中英两眼直瞪瞪地盯着范先生问道。

“是铁老英雄最喜欢喝的香茶啊。”范先生笑眯眯地说道。

“老祖宗我不喝什么鸟茶，老祖宗我要杀人！”铁中英陡然暴躁地吼叫起来。

他要杀人？范先生心头一寒，再也不敢说什么了。

“你要杀谁？”闻人恨冷冷地问道。

“老祖宗要杀了血手人屠！”铁中英大吼道。

“你认识血手人屠吗？”闻人恨问着，心想，如果铁中英并不认识我是谁，那他就真正疯了。

“啊，谁是血手人屠？谁是？”铁中英先是一怔，然后四面望了望，焦躁地大吼起来。

这姓铁的果然疯了。他武功如此高强，若是无人能制住他，不知会伤害多少无辜的生灵。不，我决不能让这疯子随意杀人，我必须制住他。只是，我用什么办法才能制住他呢？闻人恨焦虑地思索着。

“铁老英雄，你为何一定要杀了血手人屠？”范先生忽然问道。

“什么老英雄，我是你铁老祖宗！”铁中英瞪了范先生一眼，恨恨地说道：“听说中原武林中的那帮鸟人竟把血手人屠看做了天下第一高手，真正是混账了又混账，谁是天下第一？只能是我铁老祖宗，只能是我铁老祖宗！谁敢在老祖宗面前自称天下第一，老祖宗就活剥了他！刚才老祖宗睡得好好的，就听人说什么血手人屠来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来得好，来得妙！老祖宗正愁找不到他呢。嗯，谁是血手人屠，快快给老祖宗滚出来！”

啊，难怪铁中英会提前醒来，原来他心中一直存有杀闻人恨的念头，虽是在昏睡中，但一听人说起闻人恨，便受了刺激，就醒了过来。哼，这其中也有黑三和老七的过失，他二人定是只顾看着我和闻人恨争斗，嘴里不停地唠叨血手人屠长、血手人屠短，全忘了他二人最要紧的事便是看好铁中英。嗯，铁中英既是如此急切地要杀闻人恨，老夫能不能利用他来脱身……不，不！这太冒险，老夫已落在闻人恨手里，稍有不慎，便会一命呜呼……不好，闻人恨此刻已大获全胜，决不会在铁中英身上多耗功力，他一定会见好就收，挟持老夫立刻离开这儿。不，长白十八雕还没有赶来，老夫不能让闻人恨离开这儿，只是……只是老夫又有什么办法阻止闻人恨离开呢？范先生脸色惨白，额头沁出了豆粒大的汗珠。

“在下便是血手人屠！”闻人恨盯着铁中英说道。

“你，你便是血手人屠！”铁中英似是吃了一惊，偏着头，上上下下地打量着闻人恨。

“正是。”闻人恨神情凝重地回答道。

啊，这闻人恨莫非也发疯了，怎么会有意惹上铁中英呢？范先生心中又惊又喜。他惊的是——铁中英立刻便会和闻人恨来一场疯狂的决斗，只怕是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，双方不论是谁，只要有一招“不小心”落在了他的身上，便会要了他的老命。他喜的是——闻人恨和铁中英只怕难以在瞬息之间分出胜败，这样，闻人恨就不会立刻离开，他也就有可能等到强援出现，寻找逃脱的良机。

“哈哈哈哈哈！”铁中英陡然仰天狂笑起来。

闻人恨冷冷地注视着铁中英，心中十分平静——他已有了制服强敌的把握。

铁中英的武功中有一个大大的破绽——右掌的力道和招数无法快捷地使出。

“小娃娃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欺骗老祖宗！”铁中英圆睁双眼，怒声喝道。

“怎么，你不相信在下是血手人屠？”闻人恨奇怪地问道。

“老祖宗不相信！”铁中英的脑袋摇得如同拨浪鼓一般，“那血手人屠既然被中原的鸟人看做天下第一，自是有着数十年的深厚内力，一定是个白胡子老头，哪里会像你这般年少呢？”

“原来铁老英雄觉得在下太年轻了。”闻人恨不觉笑了。

“老祖宗要杀的是血手人屠，不是小娃娃。”铁中英说着，从鼻孔里哼了一声。

“铁老英雄，请你看好了。”闻人恨说着，缓缓抬起右掌。

“啊！”铁中英大吃一惊，不觉连退了两步——

闻人恨的右掌上红光四射，透出灼热的气息。

“血掌，血掌……”众黑衫大汉惊骇地叫着，连退了几步。

落红亭上的阮丽珍也是吃了一惊——难怪闻人公子被人称作血手人屠，他的手当真红得如血一般。

好，好！这帮恶人都在看着闻人恨，我倒可以和丽珍走了。不，不，我还不能冒险，这帮恶人若是发觉我要走，一定会……一定会杀了我……阮大铖两眼滴溜溜四处转着，紧张得手心里满是汗水。

“血手人屠，血手人屠……老祖宗算是找到你了。”铁中英恶狠狠盯着闻人恨，猛地将左掌高高举起，“且看老祖宗的‘火阳神掌’！”

闻人恨仔细望过去，见铁中英的左掌上亦是红光四射，和他的右掌一模一样。

他的武功为何与我这般相似？看来这“先天阴阳门”的来历，我还得认真追查一番……

“你说，是老祖宗的‘火阳神掌’厉害，还是你的‘血掌’厉害？！”铁中英的大叫打断了闻人恨的思索。

“当然是在下的血掌厉害。”闻人恨微笑着说道。

“哇呀呀！气死老祖宗了！”铁中英狂叫声里，向前一扑，血红的左掌当头劈向闻人恨。

啊？铁中英这么硬冲过来，极有可能误伤了老夫。范先生大骇，恐惧地闭上眼睛。

闻人恨面对铁中英的强攻不避不闪，左手抓着范先生移向侧后，右掌一挺，迎向对手劈来的左掌。

他好胜之心大起，有意要试试铁中英的功力。

只听得“砰”地一声巨响，如同半空里劈下个焦雷，震得周围的众黑衫大汉头昏眼花，几欲跌倒。

“啊！”铁中英怪叫声里，踉踉跄跄退了五六步远。

闻人恨亦是闷哼一声，退出了七八步远。

两人硬拚之下，竟是铁中英稍占了上风。

“老祖宗只使出了半成力道，你都挡不住，还想硬充什么天下第一？”铁中英嘲讽地说道。

我使出了九成力道，居然还在这老疯子面前落了下风。看来他的功力竟在我的估计之上。不过他已是全力而为，就算我和他硬拚一场，也决不会输。只是此时我已没有必要和他硬拚，还是乘他神智昏乱，速战速决吧。闻人恨惊讶中迅速作出了对策。

“啊！老祖宗我……老祖宗我……”铁中英突然间气得浑身颤抖，话都无法说出。

呼——闻人恨身如闪电，倏然扑向铁中英，右掌直向对手的头顶劈去，动作和铁中英刚才的攻击一模一样。

“嘿！”铁中英暴吼一声，抬起左掌，向上迎击。

闻人恨的身子却一滑，闪到铁中英的右侧，抬腿便向铁中英的右肋踢去。

在闻人恨的料想中，铁中英必然会以右掌来拦截他腿上的攻击，而铁中英的右肋受过重伤，因此右掌使出时，定会比平日稍

慢一些。

高手相争，任何一方都不能有丝毫的缓慢。

闻人恨绝对会抓住铁中英的缓慢，给铁中英致命一击。

但是大大出乎闻人恨的意料——铁中英的右掌不仅丝毫不慢，反倒似比平日还要快些。

闻人恨大惊，忙跃身向后一退。

“啪！”铁中英右掌带起的凌厉掌风，扫到了闻人恨的腿上。

这一次，竟是闻人恨稍慢了一些。

闻人恨左手抓着范先生，身法比平日要笨重一些，闪避之际，自是不能像平日那般灵动。

“哇呀呀！”铁中英乘势向前一扑，压向闻人恨。

他这已不是寻常的招数，竟是欲与敌手同归于尽。

依照常理，似铁中英这等高手，不到万不得已时，决不会使出与敌手同归于尽的招数。

可是铁中英的神智已非正常，使出的任何招数，都无法依常理去推测。

闻人恨面对铁中英的疯狂攻击，本来应该选择后退，以避免与敌人硬拚。但此时此刻，他竟是难以后退了。

闻人恨左腿被铁中英的掌风扫中，虽未受到重伤，却是疼痛刺骨，如果后退，落地时必然难以站稳。

面对着高手的疯狂攻击，落地不稳无异是等于自杀。

闻人恨只有与敌人硬拚。

然而铁中英是双手一齐攻来，闻人恨若是与敌人硬拚，也只有双手齐出，如此一来，闻人恨就必须抛掉手下的范先生。

周围全是黑衫大汉，闻人恨抛出了范先生，等于是将好不容易擒获的范先生又拱手送了出去。

当然，闻人恨抛出范先生时，也可重重用力，一举将范先生置于死地。只不过范先生魂归极乐之后，就再也不能实现闻人恨

“解铃还须系铃人”的心愿。

呼——闻人恨在瞬间便做出了决断，将范先生抛了出去。

“扑通！”范先生倒在了数十步外的落红亭下。

闻人恨使出的力量的确不轻，但也不太重，可以让范先生活着，却又能震伤范先生的内脏。

如此，闻人恨再一次擒获范先生时，就用不着多耗力气。

“轰——”几乎在范先生落地的同时，闻人恨和铁中英的四只手掌已结结实实撞在了一起。

“哗——”强大的掌风将地上的落花卷到了半空里。

“啊！”几个离闻人恨和铁中英稍近的黑衫大汉只觉胸口如遭铁锤重击，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惨叫。

“杀！杀！杀……啊！”范先生大叫着，才叫出几声，就喷出了一口鲜血。

黑三和老七慌忙扑上去，扶起范先生。

“杀，杀了血手人屠……”范先生脸上毫无血色，声音有如蚊鸣一般。

“你们听见了吗？快杀，杀了血手人屠！”黑三一手扶着范先生，一手指向闻人恨，威风凛凛地命令道。

“哇呀呀……”众黑衫大汉咆哮声里，挥舞着长刀扑向闻人恨和铁中英，但只扑出了几步，便停了下来。

闻人恨和铁中英四掌相抵，面色红涨，头上冒出了淡淡的白色雾气。

众黑衫大汉武功不弱，见此情景，已经明白：闻人恨和铁中英已成了内力相拚之势，全身上下都布满了强大的无形劲气。

这时候只要有任何一个人上前攻击闻人恨，都可以帮助铁中英将闻人恨置于死地，但那个攻击闻人恨的人，也会遭到那强大的无形劲气的反击，亦是难逃一死。

“杀，快杀！”范先生只觉胸中如千百把尖刀在一齐搅动，痛

得几欲昏死过去，但仍强撑着睁大眼睛，心中刹那间转出了无数个念头。

如果这一次我不能杀死闻人恨，必将后悔终生。

这个闻人恨活在世上一天，我一天也休想得到安宁。

我怎么如此愚蠢，竟然幻想收服闻人恨这个魔头？

这闻人恨分明是我最厉害的敌人，不将这个最厉害的敌人杀死，我的“大业”要想实现定是千难万难。

老天啊老天，你已经生出了我范某，又为何要生出闻人恨？

杀，杀！我今日一定要杀了闻人恨，一定要杀了……

“你们还呆着干什么，莫非想违抗范先生的命令吗？”老七学着黑三的样子，板着脸怒喝道。

众黑衫大汉们你看看我，我望望你，仍是呆呆地站着，谁也不肯上前。

“放暗器，快放暗器！”黑三叫道。

众黑衫大汉依旧是一动不动——使用暗器虽然可以远距离攻击，但那暗器一样会被无形劲气反击回来，并且力道比射出时要强上数倍，令攻击者仍是难逃一死。

“你们怎么这么笨啊，一齐放暗器，一齐放暗器！”黑三大叫道，心中甚是得意：还是老子聪明些，抢先扶住了范先生，既大大表示出了忠心，又可借着“保护”范先生的机会，躲开对那血手人屠的冒险攻击，实在是一举两得，占了便宜还能卖乖。

不错，我们可以一齐发出暗器！众黑衫大汉眼前都觉一亮——将众多的暗器一齐攻向闻人恨，虽然也会遭到无形劲气的反击，但由于暗器众多，交相碰撞之下，会将反击的速度降下许多，能够让众黑衫大汉从容闪避。

“快，快放暗器！”老七也紧跟着黑三吼了一句。

众大汉对望了一眼，忽然一齐向后退去，一齐扬起了手。

嗖嗖嗖……

唰唰唰……

呼呼呼……

无数只飞镖、飞刀、袖箭等暗器交叉射出，疾风暴雨般袭向闻人恨。

“嘿！”几乎在那些暗器发出的同时，闻人恨大吼一声，陡地向后一个倒翻，高高跃到了天空上。

啊，这怎么可能？我看见的一切，都是真的吗？范先生直愣愣盯着跃向高空的闻人恨，似乎又陷在了一场恶梦中。

闻人恨与铁中英形成了比拚内力之势，对范先生来说，实在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杀敌良机。

就算众黑衫大汉不以暗器攻向闻人恨，范先生也可稳操胜算。因为两个武功相当的高手一旦形成了比拚内力之势，就很难分开，拚到最后，内力稍弱者便会全身经脉爆裂，死得惨不可言。而内力稍强者也会受到重伤，轻则十天半月难以动弹，重则会经脉错乱，武功尽失。

武林中高手相争，不论内力稍弱稍强，都不会轻易与敌人硬拚内力。

闻人恨自然也不愿与铁中英硬拚，只是这一次他失了先机，面对铁中英的疯狂攻击，除了硬拚之外，已是毫无选择的余地。

然而硬拚后的结果不论是输是赢，对闻人恨来说，都是灭顶之灾。输了，闻人恨自是难逃一死；胜了，他的内力也将耗尽，只能任由敌人宰割。

范先生其实根本不必下令攻击闻人恨，只须来个“坐山观虎斗”，便可笑看闻人恨自取灭亡。

但是范先生不仅没有潇洒地“笑看”闻人恨自取灭亡，反倒急不可待地下了“杀敌”的命令——他对闻人恨怕到了骨子里，也恨到了骨子里，一刻也不能容忍闻人恨活在世上。

范先生亦是武功绝顶，心中自然明白——众黑衫大汉一发出

暗器，闻人恨便是死无葬身之地。

闻人恨正在与强敌比拚内力，无法闪避，虽然能以布满全身的无形劲气反击射来的暗器，但自身内力的运行必会被打乱，再也挡不住敌人的攻击，势必被敌人以内力活活震死。

在范先生看来，不论出现任何情形，闻人恨都是必死无疑。

可是闻人恨偏偏不死，居然在与强敌比拚内力的情形下，脱身跃向了高空，轻轻松松避开了那致命的暗器。

范先生眼睁睁地看着无数暗器从闻人恨的脚下掠过，眼睁睁地看着闻人恨飘然落在地面上。

“哇！”铁中英陡地发出了一声惨叫，口中鲜血狂喷。他在闻人恨跃上天空的同时，身子踉踉跄跄后退了七八步远。

啊，难道刚才闻人恨竟是强以内力震退了铁中英，并借着那反震之力跃上了天空？这怎么可能？只有闻人恨的内力远远强于铁中英，才能如此啊。但闻人恨和铁中英的内力只是在伯仲之间，绝不可能有太大的差距。这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范先生怎么也想不明白，只是呆呆地望着闻人恨。

闻人恨冷冷地向范先生望过去，只觉胸中气血翻涌，几乎无法站稳身子。

我一定要站住，站住！闻人恨将全身的力量注入到两条腿上，如山般挺立在落红塘岸边。

此时若有一个黑衫大汉敢于冲到闻人恨身旁，并向闻人恨攻出一招，闻人恨一样是必死无疑。

但是众大汉没有冲向闻人恨，反倒齐齐退后了几步，人人脸色惨白，惊惧交加，似是看到了世上最可怕最不可思议的怪物。

众黑衫大汉和范先生一样无法明白——闻人恨怎么能硬凭内力震开铁中英呢？如果闻人恨真能如此，那么闻人恨就不是凡人，就真正成了一尊神了。

众黑衫大汉相信他们能够战胜任何人，但绝不敢相信他们能

战胜一尊神。

闻人恨的嘴角浮出了几丝笑意，只有他自己，才知道他为什么能够硬凭内力震退铁中英。

闻人恨从被迫与铁中英硬拚的那一刻起，就下定了决心——他就算注定要死，也要死得轰轰烈烈，宁愿被众黑衣大汉乱刀分尸，也不与铁中英对耗内力。

他在双掌抬起的一刹那间，已做出了一个极其冒险的决断。

闻人恨将全身的内力迅速由阳刚之气转为阴寒之气，并且将九成内力都集中在左掌上，只有一成内力留在右掌上。他要赌上一注，赌铁中英不能看出他已转换了内力的性质，赌铁中英的右肋仍是带着重伤，赌铁中英在疯狂中已忘了武学常理——出招时力量丝毫不留余地。

闻人恨已经看出，铁中英和他一样，最习惯使出的还是带着阳刚之气的内力，如果铁中英不能看出他已将内力转为阴寒之气，立刻就会陷于困境——阴寒之气和阳刚之气的性质截然不同，相撞之下，会对体内的经脉产生极大的冲击。不过，这种冲击会产生在铁中英体内，也会产生在闻人恨的体内。但若是铁中英的右肋带着重伤，则对铁中英的经脉会产生更大的冲击。而铁中英出招时若能丝毫不留余地，这种冲击就会更加厉害，足以使闻人恨借着那冲击“震退”铁中英。

但闻人恨的“赌博”若是出了任何一点差错，结果就会完全不同。

如果铁中英能够看出闻人恨已转换了内力的性质，也会跟着转换，就能避免体内的经脉遭到冲击。或者铁中英不能看出闻人恨转换了内力性质，但右肋并无重伤，那么他和闻人恨体内经脉所受的冲击就相差不大，二人仍将处于比拚内力之势。只是铁中英纵然右肋受了重伤，若不是出招时力量用到极至，所产生的击力仍不足以使闻人恨“震退”敌人，只能让闻人恨在比拚内

时略占上风。

面对着强敌环逼的情形，闻人恨就算能够在与铁中英比拚内力时占到上风，也是毫无意义。

闻人恨只能赌赢，绝不能赌输。

他果然赢了，赢在了他准确的判断上。铁中英如果不是疯了，就会在攻击时密切注意对手的举动，就会及时发现对手的变化，并及时作出反应。但疯狂中的铁中英只想将对手立刻毙于掌下，根本没有仔细去观察对手的举动。

闻人恨判定——铁中英刚才使用右掌攻击他时之所以没将速度慢下来，并不说明铁中英的右肋没有受到重伤，只表明铁中英用外力强行将伤处受到阻塞的经脉打通了。

外力强行打通的经脉虽然暂且可以保持住内力的快速运行，但却更容易受到损伤。

铁中英果然是用外力强行打通了被阻塞的经脉，那外力就是范先生让铁中英每隔三个时辰喝下的“茶水”。

范先生的“茶水”能够对内力的运行加大速度，从而冲开被堵塞的经脉，但本身并不具备疗伤的功效。

铁中英右肋的伤处虽经过数日调养，却并未明显好转。当他的右掌和闻人恨的左掌击到了一起时，立刻感到了强大的压力，右肋伤处的经脉也立刻受了损伤。

闻人恨的左掌集中了九成功力，而铁中英双掌力道平均，右掌上只有五成功力，自是抵挡不住。危急中铁中英忙将左掌上的大部分力道移向右掌。这种内力的急速移动，使铁中英全身的经脉已隐隐生出乱象。

恰在此时，闻人恨与铁中英的内力撞到一起。

两种不同性质的内力顿时在闻人恨和铁中英体内造成了强大的冲击，几乎能使二人经脉爆裂，当场惨死。

假如铁中英攻击敌人时不是用力太过，遇到这种危险时还能